

中華郵政登記局第三類新聞紙類
本刊業經呈請登記

現代週刊

第二卷 第六期

民國三十五年
六月十二日發行

次目

評述事時

發揚臺灣精神	范壽康
現代英雄	邵冲霄
寬容與繁榮	邵剛
青天白日旗	高良佐
印度獨立問題	陳松明
臺灣大學一瞥	章熙林
悼夏丐尊先生	章錫琛
國防部成立	明深
法院罷工	甘蘭
印度的悲劇	
吉田茂前途	
時事述評	

社會週刊 · 現編 · 吳主編 · 創刊

四之二街門北市北臺藏臺

店書明開·行發

州杭·京南·陽貴·明昆·都成·慶重·澤臺·海上
雙上·安西·日漢·沙長·縣通·州廣·州福

圓五盤臺集嘗期本

圓拾五月個三} 定預
圓百壹年半}

時事述評

國防部成立

六月一日國防部成立，原有軍事委員會及各部會，以及行政院的軍政部都經撤裁，這件事意義相當重大。

軍政部的裁撤，關係並不很大，因為屬於行政院的國防部就是軍政部的後身，只是責權擴大了許多而已。而軍事委員會的裁撤，即明顯地指陳出政府對於整軍建軍的決心，並努力使軍事委員會到政治的部門以下，確立政府機構正常的制度。

軍事委員會本是軍事時期的臨時組織，與行政院平行的獨立機構，組織龐大，自有體系。因為最高領袖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該會的職權便無形中日益擴大。等到抗戰軍興，全國步入戰時總動員的狀態，軍委會的重要性益發增加，而其權力亦超乎其他院會之上；不但對於軍事，即對政治亦多所策畫。所以在抗戰時期，多少政治評論家都批評政出多門，對於軍委會的組織，一致認為亟須改善。

勝利以後，政府機構及人事都在逐步改進，可以證明政府對於準備實施憲政的努力，這次軍委會的裁撤和國防部的成立，又是一個例

子。

新設的國防部，由白崇禧將軍任部長，陳誠將軍任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任空軍總司令，黃鎮球將軍任後方勤務總司令。就這批高級人員看來，政府對於人選的安排，可謂費了一番苦心。其中以白崇禧及陳誠兩將軍，國內外的人望都很好，個人的風格也算得上清明愛國的軍人，現在合作主持國防部內有關軍政軍令的事宜，對於建軍整軍的前途，我們寄以樂觀的希望。

中國算是四強之一，但是就軍力軍備言，和其他列強比較起來，實在差得太遠了。美國人笑我們的武器不良，這是真實話。希望國防部成立以後，能夠積極對建軍工作發揮高度的效能，提高國軍的素質，使中國做個名副其實的強國！（明）

法院罷工

上月三十一日中央社電：「最高法院還都全體辦事，因物價暴漲，生活艱難，在該院會議室商談，一致主張，在公務員待遇未合理調整以前，暫停工作，並發表宣言。」宣言的理由是，「近來物價暴漲，生活指數之高，迥非一般公務所能應付。以現狀而論，高級簡任人員

參謀次長，顧祝同將軍任陸軍總司令，陳誠將軍兼海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任空軍總司令，黃鎮球將軍任後方勤務總司令。就這批高級人員看來，政府對於人選的安排，可謂費了一番苦心。其中以白崇禧及陳誠兩將軍，國內外的人望都很好，個人的風格也算得上清明愛國的軍人，現在合作主持國防部內有關軍政軍令的事宜，對於建軍整軍的前途，我們寄以樂觀的希望。

最近立法院會建議國防最高委員會，調整公教人員待遇，依照底薪增加一千倍，並給生活補助費二十萬元。國防最高委員會已經交行政院擬具辦法。行政院方面，因為照這辦法實行後每年國庫支出需要六億七千萬元，財政上不容易擔負得起，並且恐怕公教人員的薪給一經增加，勢必刺激物價，繼續上漲。因此還沒有擬定具體辦法，提出討論。這次最高法院停止工作的宣言裡面，也提及此事。

公教人員待遇的菲薄，幾乎為人人所公認。一個公教人員，如果不是營私舞弊，或兼營他業，專靠正當的薪津收入，決計不能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學校教師要靠什麼「尊師運動」等等的社會救濟，已經喪失了國家的體面。公教人員却非這一類救濟都不會有。因此公教

每月所入，尚不及一工人所獲得之工資。……程腹從公，勢所難能」云云。接着北平、重慶各地法院，都有因為待遇菲薄停止工作的消息。

人員裡面，貪污腐敗的日漸增多，守法奉公的無法立足。近年來政治上貪污的風行，效率的低下，公務員待遇的菲薄實在是極大的因素。改善公務員待遇，固然要增加國庫的支出。但抑制公務員待遇的結果，致政治不能清明，國庫的收入，受到直接間接的影響不知多少，更是應該注意的事實。我們希望政府從積極方面來改革政治，不要僅從消極方面去節約支出。現在面臨法院罷工的嚴重問題，似乎應該改變方向才是。(深)

印度的悲劇

英印度大臣勞倫斯勳爵所率領的訪印團，到印度已經幾個月了。三月十五日，英首相艾德禮在下院宣布：「英國訪印團的任務，是協助印度人民成立一種機構，由他們決定印度採取那一種憲法，和印度今後在世界所處的地位，在英聯合國範圍內享受自治，還是脫離英聯合國，完全獨立。如果印度人民決定脫離英國完全獨立，英國訪印團將毫無異言，惟盡力協助使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順利移交到一個印度臨時政府。」而勞倫斯勳爵於新德里首次招待英印記者時，曾強調聲明訪印團決心與印度領袖合作，「以最大的速率」完成該團的任務。但時經數月，英印回三方面的洽商，不僅無甚結果，反而愈趨惡劣。

英國在戰時會有「克利浦斯建議」。一九四二

人員裡面，貪污腐敗的日漸增多，守法奉公的無法立足。近年來政治上貪污的風行，效率的低下，公務員待遇的菲薄實在是極大的因素。改善公務員待遇，固然要增加國庫的支出。但抑制公務員待遇的結果，致政治不能清明，國庫的收入，受到直接間接的影響不知多少，更是應該注意的事實。我們希望政府從積極方面來改革政治，不要僅從消極方面去節約支出。現在面臨法院罷工的嚴重問題，似乎應該改變方向才是。(深)

年，克利浦斯負盛譽赴印，却帶着疲倦和失望回到倫敦。一九四四年「魏菲爾計畫」曾使甘地和真納互相擁抱，但是會談結果仍然失敗。

一直換到現在，印度共產黨的勢力逐漸抬頭膨脹，非暴力主義的甘地尼赫魯之流已被激烈青年所支持，印度民族主義者所支持，足見

年屬爲英國走狗，革命潮流正在暗中奔騰，誠如英國人自己所承認，這是「英國和平撤離印度的最後機會」了。要是英國人再不與比較保守的甘地及真納取得諒解與妥協，則革命一經發動，英國人必致斷腿失臂的離開印度，一切利益完全毀滅。聰明的英國人看準了這局而允許印度獨立了。

但是印度的獨立問題不是如此簡單，印度教和回教的對立是尖銳的。甘地及其黨徒要一個統一的印度憲法，及代表各大黨的臨時政府。而回教的真納要印回分治，主張「巴基斯坦」。真納說：「我不是印度人，印度是英國用武力製造的名詞。在這區域裡，有回印兩民族，他們不但不相同，更是水火不容，絕無合作可能。」這樣，把「印度」看成地理名詞而非一個國家，則獨立後的印度必然戰禍不已。共產黨無疑地反對「替英國資本家作走狗」的回印兩黨，而印度各地土王們表示真納的分治運動成功，他們也要自己另成一國。這會成什麼局面，可想而知。看目前的情勢，印度無論內外

情勢，和平獨立似不可能，流血革命將是她唯一的一出路。這是命運註定的悲劇。(甘)

吉田茂前途

從新閣員的名單上看，自由黨佔六名，進步

黨佔三名，其餘則爲無黨派的官僚或資本家。自由黨和進步黨，原是民政黨政友會的化身，完全代表日本落後封建的勢力，職業官僚向無頭腦，資本家是何種人物，不問可知。據此足見吉田內閣所代表的是什麼東西。吉田原先誇

稱要組織一個包羅一切的內閣，不想社會黨不肯合作，共產黨却被屏於千里之外，只好拉

出一個什麼「共產主義者」的和田廣雅來湊湊數，這個官僚，誰相信他！日本要自由進步，不經徹底改造，只把政黨名詞更換一下，是絕對做不到的。

吉田登臺後切要之圖，是替日本解決糧食問題，並說要向盟國當局覓取友誼之援助，看來又要向麥克阿瑟元帥灌米湯了。吉田所遭遇的

確是個難局，然而吉田本人並無什麼轉旋乾坤的本領，一般僚屬又都是次等貨，只要盟國當

局不太偏愛他，新勢力的要求馬上會迫使吉田

垮臺，吉田的所謂「親任式」是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舉行的，把這個時刻記下來，日後可

以計算他壽命的短長。(蘭)



發揚臺灣精神

范壽康

什麼是臺灣精神？簡單明白的說：就是鄭成功先生的精神。我們都知道，鄭成功先生的一生，除了恢復中原以外，沒有別的目的。他的所以到臺灣來，只是爲的要恢復中原，他在臺灣的一切建設，一切工作，都只是恢復中原的準備。他的立腳點是臺灣，而他的遠大的目標，則在復興明朝，使整個中國重見太平。這有他的許多言行可以證明。當他帶了軍隊渡過海來，進攻荷蘭人，已經望見鹿耳門的時候，曾經禱告上天說：「今移師東征，意在假此塊地，暫以安身，重整甲兵，以謀恢復中興。願皇天垂憐，列祖默佑，助我潮水，使我首所向，直入無碍。」他明明白白的說，是要借一塊地方暫時立足，暫時安身，做恢復中原復興明朝的準備，他並不是要割據一方。他得了一臺灣，就進行種種建設的工作，尤其是注重屯田。屯田，是一種官兵於農的辦法。用屯田這種辦法，可以積草屯糧，使軍需充足，又可以使人民在平常受軍事訓練，一朝有事，個個人都能作戰。這是一種持久之計。他知道，要恢復中原，復興明朝，使整個中國重見太平，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必須能彀持久。然後可以「徐觀形勢以圖進取」，一有機會，就動手進取中原。所以，他實在是身在海島，志在中原，臺灣這個海島，他只當作他暫時的立腳點。他的最後的目的，是在整個中國，是在復興明朝，使整個中國重見太平，這就是鄭成功先生的大志向，這就是鄭成功先生的真精神，這就是臺灣精神！鄭成功先生，他在臺灣的一切建設，一切工作，所以有意義，所以有價值，就在他的眼光遠大，把種種建設，種種工作，作爲恢復中原

的準備工夫；就在他把臺灣的地方建設，作爲達到恢復中原這個民族的要求的手段。他把地方和全國的關係，認識得很正確，他知道，地方的建設，決不是單爲了地方，終極的目的是爲了全國。他只把臺灣當作復興全中國的立腳點，他在臺灣的一切作爲，其動機決不是出於偏狹的地方主義，而是爲了達到整個民族的要求，做到整個國家的復興。這就是臺灣精神，這就是鄭成功先生遺留下來的最可寶貴的臺灣神精！

這最可寶貴的臺灣精神，是源遠流長的。簡捷的說，實在就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這話怎麼說呢？我們知道，本省住民的祖先，大半是從海的對岸福建省來的；再進一步，從歷史上去探究根源，大概是從海的對岸福建省來的；馬端臨的《文献通考》上說「閩越遐阻，辟在一隅，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何喬遠的《閩書》上也說：「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鄒，詹，丘，柯，湖是也。」這就是說，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晉懷帝永嘉年間，中原有五胡的侵入，晉朝因此南渡，中原——現在陝西山西河南諸省——的衣冠大族，也大多跟着政府遷移到南方來，其中有八個大族，搬到了福建；也就是這些大族的子孫，後來又漸漸的從福建搬到了本省。不是麼？五十一年以前，把本省割讓給日本的時候，起義抗日的丘逢甲先生，林朝棟先生，就姓丘姓林，就在這八個大族之內。還有黃，陳，詹，諸姓，到現在，也仍舊是本省的大族。可見追本溯源，本省同胞的老祖宗，是

從中原來的，是從我們中華民族的老家黃河流域來的。所以我們可以確切的說：臺灣文化，本來就是中國文化；臺灣精神，本來就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出自同源，一脈相承，這在歷史上是明明白白，有憑有據的！

鄭成功先生，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兒；鄭成功先生所遺留下來的臺灣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真精神！長官在去年除夕的廣播辭中說：今年工作的重點，心理建設，在發揚民族精神。上承鄭成功先生的遺風，致力於發揚臺灣精神，致力於發揚中華民族的真精神，是當今本省全體同胞最光榮的使命！本省六百萬同胞都應該知道我們天地大得很，都應該知道我們天地不只是本省，而是我們的整個中國！本省六百萬同胞也都應該像鄭成功先生一樣，一心一德，把達到整個民族的要求，做到整個國家的復興作為遠大的目標！都應該知道服務，其意義不僅僅是為本省服務，更遠大的目標是為的全國！計劃不僅是為本省計劃，更遠大的目標也是為的全國；一切的一切，都不僅是為的本省，都有一個遠大的總目標，是為的全國！

我再說一遍，我們的天地真是大得很呀！我們的中華民國，真是一個泱泱大國！我們都幸而能做這個泱泱大國的國民，我們又都幸而生長在這個千載一時的建國的大時代！我們只要有學問，有技術，有經驗，有能力，都有為國家效力的機會。祖國現在需要的是人才，祖國的無論那一省，無論那一個地方，都歡迎本省同胞去參加工業。我竭誠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本省的同胞，能到南京去，參觀明孝陵和中山陵，看看我們的首都，我們的第一大城是怎麼樣的大。再溯我國第一大川長江而上，看看三峽的雄奇的山水；要是有學水利工程的，就可以在那邊待下來，為正在設計進行中的長江水閘做工作。還可以到黃河流域去看一看我漢唐時代的故都長安和洛陽，看看那世界第一的萬里長城；要是有學採礦工程的，也就可以在那邊待下來，

參加無盡寶藏——甘肅油田和山西煤田的開發工作。還可以到山東去登泰山，瞻仰鄒魯聖地；還可以到新疆去，在天山脚下，探尋班張遺蹟；還可以到雲南去，去看橫斷山脈的雄偉，探訪這次抗戰中怒江血戰的壯史……我們的天地真是大得很呀！

要把我們的天地，我們的中華民國，這個泱泱大國建設成為富強康樂的新中國，是整個中華民族全體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責任！我竭誠希望，本省六百萬同胞都能够繼承鄭成功先生的崇高的精神，和各省的弟兄們共同來擔負這個最偉大最光榮的使命！

讀寫漫談

聖陶

有人說，寫文字只該順其自然，不要在一字一語的小節上太多留意。即使帶着些小毛病也沒關係，只要通體看來沒有錯兒。如果留意了那些小節，醫治了那些小毛病，固然，像個規矩人似的，他是四平八穩，無可非議的了，然而也只成個規矩人，他缺乏活力，少有生氣。文字的活力和生氣全仗信筆揮灑，沒有什麼拘忌，才能表現出來，你下筆躊躇，多所拘忌，就把這些東西趕得一乾二淨了。

這個話當然有道理，可是不能一概而論。至少在學習寫作的人，不應該把這個話作為根據，因而縱容自己，下筆的時候任他馬馬虎虎。要知道寫文字就是說話，也就是想心思，思想，語言，文字，三樣其實是一樣。若說寫文字不妨馬虎，就等於說想心思無妨馬虎。想心思怎麼馬虎得？養成了習慣，隨時隨地都馬虎的想，非但自己吃虧，甚至影響到社會，把種種事情弄糟。向來看重「修辭立其誠」，目的不在乎寫成什麼好文字，卻在乎絕不馬虎的思想。想得認真，是一層。運用相當的語言文字，把那想得認真的心思表達出來，又是一層。兩層工夫合起來，就叫做「修辭立其誠」。



現代英雄

邵冲霄

英雄是偉大的人物，能够創造偉大的事業，所以通觀一部人類史，始終有人崇拜英雄，始終有人志在英雄。英雄，英雄，的確是值得羨慕的，的確是值得效法的。但是現代社會的需要異於古代社會的需要了，因而現代英雄的概念也異於古代英雄的概念了，凡屬志在英雄的現代人，不可仍以古代英雄爲其一成不變的榜樣。

在古代，英雄之所以爲英雄，主要是以其優越的本領去制服大衆，駕馭大衆，乃至驅使大衆，爲自己建立蓋世的功名。例如秦始皇，漢武帝，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等，便是這種典型的英雄。

詳細點說，英雄之所以爲英雄，至少是要具備兩個特質的：第一，他必須有遠勝於常人的才能，因爲他的才能倘若無異於常人，就不能去制服大衆，駕馭大衆乃至驅使大衆，也就根本不能成爲英雄了。第二，他必須是超羣出衆的勇於動作的人物，在智力，德力，武力之中，運用何種力以及如何去運用，固然因人而有不同，但以這些力不斷地敏赴事機，造成特殊的地位，却是英雄所擅長。古代英雄死去了，但其卓絕的表現，輝煌的成就，依然爲人所追懷。而現代教育之迄未除掉英雄主義的色彩，尤爲無從否認的事實。趙某要高於錢某，孫某要高於趙某和錢某，互相競爭地位的現象，是我們可以隨處看到的；「應做一個偉大的人物」，「應做一番偉大的事業」，諸如此類的勉勵語，又是我們可以隨時聽到的。

然而，人類的生活變化了，人類的理智進步了，古代英雄的作風，

畢竟不能支配現代了。這是因爲，現代思潮的主流是民主化，現代社會的要求是平等化，縱令有人具備着和古代英雄同樣的才能，採取着和古代英雄同樣的動作，但欲君臨大衆，以造成特殊的地位，那是不被歡迎的。況且所謂「社會性」，是決定現代生活的要素，倘若只知逞其個性，而離開了社會性，無論如何勉強做去，結果也是毫無成功之可言。總之，古代英雄的作風，不出於個人英雄主義的範疇，這樣的英雄主義，已在時代巨輪之下，遭受清算了一。

那麼怎樣纔是現代英雄呢？這可分爲幾點，聊述於次：

第一，志在英雄的現代人，儘可養成並且發揮像古代英雄那樣的本領，但是必須轉換方向，不以造成特殊地位爲目標。我們應該了解，古代英雄雖然不惜犧牲大衆，爲自己建立蓋世的功名，但是他們也代表了一部分社會的心理，適應了一部分社會的需要，而給予當時和後世以不少的好影響。古代英雄之被謳歌，被景仰，其原因之一，未嘗不是在這裏。

第二，現代是科學發達，百業俱興的時代，也就是需要多數英雄的時代，所以志在英雄的人，不應該，也不可能僅以自己做英雄，必須誘掖他人同去做英雄。惟我獨尊的時代過去了，如果他人都不是笨伯的話，自己便也不會成其爲英雄。我們試看歐美強國的男女，豈非個個充滿着英雄的氣概，顯露着英雄的行爲！



寬容與繁榮

吳克剛

在臺灣，應否留用日本技術人員，會成爲一個重要的問題。有些人主張，爲了免得生產脫節，應該徵用原有日籍員工；也有人以爲，本國技術人材很多，能够全部接替，用不着再留用過去的敵人。兩方面都有相當的理由，很難下個明確的斷語。不過在歷史上，利用外國人材得到繁榮與進步，拒絕外人或驅逐異教而招致衰落與退化的例證，實在太多。略述一些史實，供大家參考，也許有點益處吧。

英國工業發達最早，而法國工業，至今仍比較落後。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在許多條件有利於資本主義興起的時期，法國把大批技工流放到英國。法國的新教徒，因爲始終是少數，軍政各界無法插足，於是多數從事工業製造及金融商業。路易十四盡情壓迫，把他們驅逐出去，流亡到英國的最多。當時法國人口不過一千五百萬，新教徒約一百萬人，佔十五分之一。把全國最勤勞最有用的人趕走，法國於是衰落，英國逐漸繁榮。

十七十八兩世紀英國的工業，如絲織業，毛紡業，造紙業，玻璃製造，鐘錶業，五金業等，幾乎都是外國人建設起來的。比國人荷蘭人不堪異族與外教的壓迫，紛紛渡海，定居英國。而法國新教徒爲數尤多。沒有這些外國技術工人，英國的工業，不會那樣快的建立基礎。

法國呢？路易十四末年，已經衰弱不堪，本來繁榮的工業，因爲喪失了技工，立刻退化。經濟混亂，政治與文化，都急劇退步，人民貧困，財政也瀕于破產。一七一〇年皇后寫信給曼特隆夫人，竟這樣的訴苦：「我現在實在太窮了，想借五百磅都借不到。賭錢也毫無趣。

味，因爲大家都沒有賭本。」一國皇后，連五百磅的賭本都借不到，法國國家，可憐到如何地步，不難想像得到了。

西班牙的例證，尤爲明顯。十五世紀，是西班牙的黃金時代。當時是歐洲第一強國。無敵艦隊，尚未被英國擊潰。意大利，奧地利，荷蘭，比利時，都被征服，新大陸的金銀，不斷的大量流入。遠東的殖民地，開始擴張，西班牙本土，又出產銀與銅，農業也極發達。傳說西班牙人曾祈禱聖母，賜予一切，竟蒙完全答應，僅拒絕了一件。這一件是良好的政府。因爲聖母害怕，如果連這一件都齊全，天堂裡的天使們，將全部逃走，搬到西班牙去了。

可是這僅僅次於天堂的西班牙，到了十六世紀下半期，已開始退步了。西班牙人以天之驕子自視，不事生產，輕視勞動。工商各業，十分之九操在摩爾人，猶太人，新教徒等外國人的手中。肥沃的田地，也由外國人耕種。可惜他們不信天主，不肯遵奉國教。最後到了一六〇九年還來一個全體驅逐，便是本國人中，也有許多太不爭氣的，硬要信奉新教。於是不得不設立異教裁判所，用無情的火，把他們的軀體燒毀，以便解救他們的靈魂。

本是繁榮的，強盛的國家，竟變成歐洲最落後，最守舊，最貧乏，最可憐的三等小國。甚至人口都減少了。阿拉伯人到西班牙時，人口有一千二百萬。十六世紀之初，增至二千萬。經過百來年的壓迫，屠殺，疫疾，饑荒，驅逐與戰爭，到了十七世紀中葉，竟減到六百萬。

不但在本國胡鬧，還要到外國去殺人。西班牙統治荷蘭比國時，單

單查理五世一朝，就因信仰問題殺了五萬到十萬人。斐立勃二世繼位後，更加兇狠。阿爾發公爵所設的「血的法庭」，五六六年間，殺了一萬八千人，連同「剿匪」時的屠殺，共計殺人四萬以上。迫得那些新教徒，爲了免於屠殺，祇好渡海逃亡，去繁榮英國。

英國十九世紀大歷史學家白克耳(Buckle)在所著「英國文明史」裡，把民族盛衰，國家興亡的原因，仔細研究，歸納成四大原則。(一)人類的進步，全靠對於自然現象的研究，自然法則的尋求，這種實際的知識，非但要深入，而且還該儘量普及。(二)在這種研究開始以前，要有一種懷疑的精神。有了這種懷疑的精神，才能有自由的研究，而自由的研究又增進懷疑的精神。于是智識的進步，才能加速。(三)這種趨勢，增加「知識的真理」的影響，減少「道德的真理」的勢力。「道德的真理」是守舊的，「知識的真理」是進步的。(四)進步的最大敵人是「保護的精神」，國家與教會，對於人們的行爲與信仰硬要加以保護，加以指導。根據這些原則，白氏指出爲什麼西班牙會變成歐洲最落後、最貧弱的國家。

天主教會，在西班牙，勢力最大。人民盲目迷信，毫無教育。格拉蒙元帥回憶錄裡曾這樣記載：「我所認識的西班牙大人物中，有沒有一個會寫他的姓名，很成問題。」這真是「信不信由你」的好材料。迷信與研究，不能並存。十八世紀，法國聖西門公爵，曾任駐西班牙大使，在他的回憶錄裡說過：「在西班牙，科學是罪惡，無知是德行。」

在這種黑暗的環境裡，當然不能容忍新教，猶太教，尤其是回教的存在。十七世紀開始，回教徒被屠殺被驅逐的，人數究竟有多少，無法確知。有些歷史家，說有二百萬人或四十萬家。最低的估計也有一百萬人。

教會獲得完全的勝利，西班牙全國，再也沒有一個敢不信仰天主的人。可是這個最富最強的西班牙，也立刻變成衰弱不堪，貧困無救的

國家了。

自回教徒被殺被逐以後，西班牙的經濟情形，立刻退化。農業荒落了，工業停頓了。因爲祇有回教徒會種稻，會種棉花。也祇有他們會造紙，會織綢緞。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以不事生產爲光榮，聽任田地荒蕪，工廠關門。許多繁榮的村鎮，變成人烟絕跡。十七世紀初，馬德里居民有四十萬，一百年後，反而減少了一半。最富的城市塞維爾，十六世紀時織機會有一萬六千架之多，賴此生活者達十三萬人，到了十七世紀末年，祇剩下三百架。十六世紀中葉，托萊多城毛紡工廠超過五十家，到了十七世紀，祇剩十三家。這個城市又是綢緞業中心，賴以生活者四萬人，竟完全失了業。

農工失業，產業衰退，人民貧窮，于是盜賊蜂起，土匪如毛。財政也無辦法。政治道德，越過越壞。國家窮了，軍事也急速退步，強盛的西班牙，乃變成弱國，每戰必敗。十六世紀西班牙的海軍，有戰艦一百四十艘，地中海與大西洋，橫行無阻。一百年後，祇剩下三隻破船。陸軍更加可憐。士兵飢寒交迫，多數逃亡。要用鐵鍊拴着，方能成行。甚至馬德里的警察，領不到餉，竟公然搶刦。皇室的日常費用都無法維持。一六八年，法國大使夫人，寫信回國，竟說：「甚至皇宮裡，人們都要挨餓。」從新大陸搶得的金銀，到那裡去了呢？到了教會手裡了。金銀珠寶，教堂寺院裡，堆積如山。十七世紀之初，一六三四年，西班牙全國修道院有九千零八十八所之多，而女修道院還不算在內。教會越富，人們越是多方鑽營，定要進去。

由於宗教的原因，把新教徒，猶太人及回教徒，屠殺驅逐。一六〇九年，將所有摩爾人驅出國境，一切退步了。直到二百年後，十八世紀之末，與土耳其訂了約，才漸漸的恢復。西班牙的船，本來不敢出海。因爲貧弱，無法保護海岸。人民被虜去做奴隸的，不知若干。每年爲了贖回這批被虜的人，支出以千萬計。訂約以後，西班牙的船才

青天白日旗

高良佐



革命史話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乙未），香港士丹頓街十三號，外面掛着乾亨行的招牌，裏面實際上就是興中會的機關，近代中國革命的第一次起義，就在這地方計劃發動的。當時在國父領導之下，參加活動的有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黃詠商，陸皓東等。起義的日期是定在舊曆重陽節，陸皓東因為革命軍必須有一個特別的標記，黃龍旗是代表滿洲政府的，不能用了，於是他就創議用青天白日旗，獲得了全體同志的一致贊成。這旗就是現在飄揚大地的我們黨旗。

這一次起義，因為走漏了消息，沒有成功。留在廣州的同志，知道事情不好，都暫時離散。當時陸皓東在機關部裏，本來很可從容的到香港去，但他到了船上，忽然想起還有一張青天白日的革命軍旗留在機關部裏，沒有取出，他決然的不肯將這旗落在敵人手裏，趁着船未離岸，就跳上碼頭回到機關部裏，把那張旗取下來，摺疊好了，交給一個同志說：「我上岸的時候，看見有幾個偵探模樣的人注意着，大約是走不脫了，你把這旗收藏起來，交給首領吧！」果然，他走出機關部的門外，不多幾步，就給清吏的偵探逮捕了。他這種愛護黨旗的偉大精神，真是令人欽仰。不久，陸皓東和其他黨人如朱貴全，丘四等都被清吏殺害。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國民革命第一次的流血，陸皓東烈士不但是青天白日旗的首創者，也是為青天白日旗第一個殉難的人，這一段悲壯的故事，恐怕知道的人已經很少了。

乙巳年同盟會成立後不久，國父和黃克強，廖仲愷等許多同志在

東京討論革命方略，順便提到革命軍旗問題，國父的主張是要沿用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他說：

「革命軍的旗幟，決不能忘掉最先流血的先烈的精神；青天白日旗是先烈陸皓東所發明的；興中會諸先烈為了這旗而流血的，不知有多少，我們應該永遠留作紀念。」

「可是這旗幟的形式，太不美觀了，並且和日本的旭日旗相近，最易引起誤會的。」黃克強首先表示異議。

青天白日中有十二道光芒，從潔白的太陽中放出來，是表示十二個時辰，永不停止，光明長照，這意義非常深刻，決不是日本旗那樣單調無味可比，但克強先生竟把它相提並論，不免有些牽強附會了。因此，國父不能再補充說明一下：

「青天白日的顏色，非常鮮明，是表示光明正照的意義。如果嫌它和日本國旗相近，可以再加上一種紅色，成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三色旗，也是舉世共知的代表民主主義的旗幟。總之這是革命軍的唯一標識，我們必須要永遠採用的。」

「如果以興中會的旗來代替同盟會的旗，那來我們在湖南起義時也曾用過一種旗。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興華會的革命標幟，要同盟會來採用它，因為這旗也會有人為它流過血。」克強先生似乎帶了些意氣這樣說。

「我們平均地權的宗旨，是和古代井田的意思差不多，我們還是用

井字來做革命的標識吧！」廖仲愷先生想緩和兩方面的意見，這樣的提議着。

「用金爪斧鐵式，以發揚漢族的精神，也可要得。」另一位同志又是一種調和的提議。

「那還是用十八星式吧，以表示十八行省。」

「如果因為三色太單調，可以增加為五色，似乎更合乎中國歷史上的一種習慣，所以我們不妨採用五色旗。」

這樣複雜而紛歧的意見，大家都不能解決了。國父為顧全大局，不願引起口舌之辯，再沒有表示意見了。當時在座的章炳麟、劉揆一等就主張把這個問題保留起來，暫時不討論，這一場革命旗幟的辯論因此結束。

旗的形式當時雖然有不少人提出意見，但此後潮、惠、欽廉、鎮南、閩諸役起義，都採用了青天白日旗。這幾次起義，黃克強親率健兒，衝鋒陷陣，他對於這旗也就表示默認了。在鎮南關一役中，關於青天白日旗更有一段值得紀載的故事：

丁未十月二十六夜，國父親率義軍，襲擊鎮南關，佔領鎮南，鎮東，鎮北三砲臺，本想從這裏會合十萬大山之衆，會攻龍州，不料十萬大山之衆因道遠不能趕到，扼據三砲臺的祇有一百多人，與清軍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之衆相抗，連戰九晝夜，因軍火不繼，到十一月初四退出鎮南關。當義軍撤退時，義軍中有一個小孩，看見砲臺上青天白日旗還是沒有撤下，他怕給清軍拿去，就冒險獨自再上山去，把這旗拿了回來，這小孩子的識見和勇氣，真是難能可貴，可惜這小孩的姓名現在已無從考查了。國父在這次失敗後，因為在河內不能安身，就飄然的到了新加坡，當地的同志和華僑都非常歡迎，國父就從行裝中拿出這曾經豎立在鎮南關的青天白日旗，和俘獲清軍所穿的前後補心等軍衣三四件。許多同志對着這曾經戰地的革命軍旗，都表示十二分敬意，不覺很懇摯的行了一個禮。

關於青天白日旗的故事，我想說到這裏為止。我們從上面記述中，可以知道到這青天白日旗是有它的壯烈偉大的歷史價值的。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也早由國父定下了的。但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規定國旗的時候，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定為海軍旗，對青天白日旗不但沒有採用，反以五色旗定為國旗，這是顯示着當時一般黨人易於為環境所轉移，沒有為自己主張力爭的勇氣，本黨為保持這旗的光榮的革命歷史，因此定為黨旗，而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我們要使這偉大莊嚴的青天白日旗，永遠獨立飄揚在東亞大陸，就應該踏着先烈的血跡，發揚革命的歷史，以至高無上的誠意來尊敬它，以衛道殉難的精神來愛護它。

(上接86頁)

第三，現代民主運動的要求，不是在使人人都庸俗化，而是在使人都去做英雄，也惟有人都去做英雄，纔能實現真正的民主。不過，所謂人人都去做英雄，並不一定是說人人都去做大官，做大將。消滅侵略戰爭的軍事家，獲致世界和平的政治家，固然是英雄，而駕駛公共汽車的司機，指揮馬路交通的警察，也何嘗不就是英雄，因為同是對於人類幸福安全有所貢獻的。且在實際上，司機和警察對於社會具有直接的關係，他們若能盡其使命，有時反較大官，大將，為大眾所關心，所敬愛。至於其他一切的方面，都可以此類推。

綜觀以上各點，我們可以知道，現代英雄，必須站在民主平等的立場，為服務社會而努力，因為現代英雄主義，應該是「社會英雄主義」了。國父說：「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的人，也應該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的聰明才力，有三種不平等，而人類由於服務的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作者認為，這就是志在英雄的現代人應該遵循的途徑。

印 度 獨 立 問 題

陳 松 明



納粹德國與驕武軍國主義的日本被徹底摧毀迄已九個月的今天，不要說國際會議總是徒勞無功，陷於僵局，不了了之。從東方到西方，世界上的擾攘紛爭反迭有增加，真所謂舉世駭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起彼伏，從沒有休止過。印度人民要求獨立的呼聲的迫切，使英國感到統治上遭遇了困難，要使這四億人口和無限富源的印度不致脫幅，尤其不要投入蘇聯的懷抱，所以本年三月十五日，艾德禮首相在下院公開宣佈，允許印度獨立。

印度國內現有三大主要派別：（一）一般民衆所組成的國民大會黨，（二）回教人士所結集的回教同盟，（三）錫克族人。以上三派，主要為國大黨與回教同盟兩大勢力，足能左右印度的一切。英國是准許印度獨立了，問題的焦點就在要如何使印度成立一個使英國滿意的，最好是御用的，完全是以英國意志為意志的印度政府。英國內閣大員率引着所組成的英國內閣訪印團，帶去六項主要建議，會同印督魏菲爾，交付印度主要的黨派，共同協商構極籌組印度臨時政府。那六項建議是：

（一）應由英屬印度及各藩邦成立一印度聯邦。有權處理外交國防及交通等項問題，遇必要時，並得藉各種財政措施以應需要。

（二）應由英印各藩邦代表成立行政及立法機構。任何有關地方自治之立法問題，須經到會之大多數出席及國大黨與回教同盟雙方大部份人士表決時，始得決定。

（三）除聯邦之事項外，一切事項及殘餘權力，應屬於各省。

（四）除讓予聯邦之事項與權力外，各藩邦仍得保留一切事項與權力

（五）各省得與行憲及立法機關，自由組織各種團體，各省事項如劃歸公有時，上述各團體得有權決定之。

（六）關於聯邦及上述各團體之憲法，應有下列之規定，即任何省對於憲法實行備十年後及在此十年中，如經各省議會大多數票決時均得就憲法規定，重加考慮。

英內閣訪印團之目的，認為此項建議，可以成為印度人與回教同盟合作的廣泛基礎。經內閣訪印團審慎考慮後認為最可行的辦法如下：

甲，與各省人口數量配合席次，大抵以一人代表一百萬之成年投票者。

乙，按各省中各主要城區之人口比例，分配席次。

丙，該區域之人民，在其議會中選出所有配與該區之代表。

訪印團以為由此種辦法選出之代表，應儘速在新德里舉行會議，以冀產生各主要政黨擁護的臨時政府。印督魏菲爾即與各黨進行交涉，希望能展開印度臨時政府之組成，其中所有部長，擬均由印度領袖充任，英內閣訪印團及印督會竭力使兩大政黨在西姆拉舉行會議，俾對印度統一之基本事項獲致協議，事實上，印度國大黨與回教同盟之政見不同，加以宗教上之歧異，是無法使之協調的；而目前英方所掌握之權交付於兩個截然相反而完全分離的主權邦國，亦屬勢所不能。

國大黨主張印度各省應有充分之自治，僅在國防外交交通等方面可受中央政府的節制，英國首先就不會答應。印度一旦離英獨立，印度與英國之關係如是將不能有密切之聯繫，而勢將完全脫離了英國的懷

抱。回教同盟絕對反對與國大黨合組國民政府，堅持回教人對其文化，宗教，經濟及其他利益和事項上，有其自身管制之權，故固執地要求成立巴基斯坦分離而完全獨立的國家，拒不與別的黨派合作。

巴基斯坦將包括兩個區域：一在西北部，包括旁遮普侯德西北邊省及英屬俾路支；另一在東北部，包括孟加拉及阿沙密。巴基斯坦如告實現，將使印度的行政經濟及軍事各方面陷於分裂，成為兩個獨立的國家。

在印度內部有着如是對持的局面，而我們再看英國內閣訪印團所攜交印度的六項建議，無疑的又是一張期票，對印度的前途仍欠明朗。英國駐軍的撤退未及一言，不撤軍就是否定獨立。印人的基本權利亦未闡明，個人自由仍無保障。各省被迫加入指定之單位，中央政權仍可支配一切。當然，印度人不全是傻瓜，無法使印度的任何黨派滿意。

(接下93頁)

研究所，成立不過二年（民國三十三年三月成立），是日本軍隊，佔領南洋後所設立。刊物有一，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彙報二冊。民國三十三年出版。二，南方人文研究所彙報一冊，民國三十三年出版。三，南方人文研究所報一冊。同時，日本對南洋的書，也以這幾年出版得最多。由此可看出日本侵略南洋，在學術方面互相策應情形的一斑。

我國華僑，散佈南洋甚多，加以領土（如團沙群島，東西河群島，海南島等）伸入南海，故南洋與我國的關係，非常密切。國內目前尚無專究南洋的科學研究所，這兩個研究所，正應該好經營，把這任務擔負起來。

教授方面，留用日籍的人員，似乎還很多。學生方面，接收以前除醫學院外，差不多全體是日本學生。所以自從日籍學生退學之後，大學生，成爲一全國性的學府，那是更理想的了。

(完)

接受下來。

即使英國運用巧妙的手段，或任何不顧一切的高壓，迫使各黨派一時就範，印度便無異脫離了英國，却無避免內部騷動衝突的危機，印度局勢，已瀕于鈞一髮的最後關頭，黨派的對立，欲使本身間相互成立協議，和平解決的希望已極微，故另一途徑便是武力衝突，甚至演變成內戰，照現在情勢看，這實在是無法避免而痛心的事。別的不說，最吃虧的仍是印度四億善良的人民。印度面臨此千載一時自由解放的好機會，若仍爲少數印度政治家缺乏遠見與互讓的民主精神，把它輕易放棄，而給四億人民以戰爭，飢餓，痛苦，失望，實爲不智。我們希望印度內部的兩大黨派能和平團結，爲整個國家着想，各棄成見，一致向英國爭取獨立和民主，如果能如此，那不獨爲印度四億人民之福利，實亦整個亞洲和平繁榮的一大保障！

(接上88頁)

敢出海貿易。商業逐漸興盛，工業也開始復興了。農業漸漸的恢復，從前荒蕪的村莊，也有了人烟。可惜舊勢力依然太大，褊狹的保守的教會，給予西班牙的創傷太大了，使她永遠抬不起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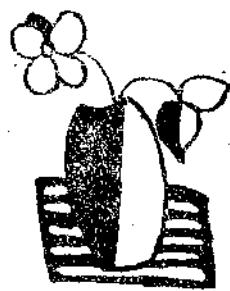
現在的世界，與三四百年前，當然完全不同。交通是這樣的發達，通信是這樣的便利，要想閉關自守，故步自封，已絕對的不可能。國家的進步，民族的振興，端賴文化的交流，大膽的儘量的接受異族的優點，吸收別國的長處。先要能够接受與吸收，才能融會一切，集其大成，另闢途徑，創造新的文化。凡是生活力充沛洋溢的民族，無不如此。我們的胸襟要放寬，眼光要放遠。褊狹與守舊，會招致退步與衰落，歷史已明顯的告訴我們。我們如果希求進步與繁榮，必須學習寬容。

寬落。

(完)

臺灣大學一瞥

雲瑛



臺灣大學的校址，在臺北市的富田町，地方寬廣，環境頗佳。校舍多係磚砌的二層洋房，在此次戰爭中，會受相當的損失。牆壁倒塌，玻璃窗大部分震碎。最刺目的，是樓梯上的銅片，多被日人折去，當做戰時的軍火原料。倘使僅就校舍的外形觀察，那末我國武漢中山清華諸大學的建築，較漂亮，較偉大得多了，尤其是校中的那些卵石子路，令人有「行路難」之感。

臺大現有六院三所，預科及附屬醫學專門部。六院是文，法，理，農，醫，工，就中以醫學院的範圍最大，成績亦不錯。醫學院刊物頗

多，且有價值：一，臺灣醫學會誌（月刊），創刊於民國紀元前十年九月，至民國三十四年一月止，共出四百七十八冊。二，臺灣小兒科學會誌，曾出四期。三，臺灣婦人科學會誌，曾出二期。

農學院分農學，農業經濟，農業土木，農業化學，及獸醫等五系，農業土木系，在國內農學院中頗少見，很有意思。此後如能添設一森林系，則學院內容，更充實了。本院並附有農場及植物園等，所出刊物，最重要的，有臺北市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紀要一種，用西文出版。

創刊於民國十九年一月，至三十二年八月止，共出三十卷，凡一百四十六冊。

工學院分機械，電機，化工，土木四系。這和國內各大學工學院的分系情形大致相同，本省工業設備，有相當基礎，且鑄產蘊藏亦富，如能於工學院中，再添設一鑄冶系，那就很理想的了。工學院因成立最晚（民國三十三年五月），規模較小。

理學院設化學，動物，植物，地質四系，各系中以地質系成績為最佳。刊物有一，理農學部紀要。二，臺北帝大理學部紀要（西文），創刊於民國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已共出三十五冊。三，臺北帝大地學紀事，創刊於民國十九年五月，至三十三年五月，共出至十五冊，內容多係小型地學論文，和中國的「地質論評」差不多。四，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發刊於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至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共出二百五十二冊。此後如能於理學院內，添設地理，人類諸學系，對於世界的學術界，必有所貢獻。

文學院原僅哲學，史學，文學三系。出版物有一，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紀要（西文），發刊於民國十八年十月，至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共出了四冊。二，哲學科研究年報，自民國二十三年五月至三十二年八月，共出九冊。三，史學科研究年報，自民國二十三年五月至三十一年八月，共出七冊。四，文學科研究年報，自民國二十三年五月，至三十年八月，共出七冊。法學院原僅政學一系，聞下學期將擴充至四系。

三個研究所，都是頗有意思。熱帶醫學研究所，成立於民國二十八年，分熱帶病，熱帶衛生，細菌血清，化學，厚生醫學五系，及士林，臺中，臺南三支所，會出熱帶醫學研究四冊，熱帶醫學五冊，西文熱帶醫報三冊。本所過去成績很不錯，以後倘能繼續努力，研究擴都充，却是很有希望的一個醫學研究機構。南方人文及資源科學兩研



悼 夏 丐 尊 先 生

章 錫 璞

夏丐尊先生於四月二十三日去世了！在我來臺灣的時候，跟我握手話別，雖然已經患病，但精神還是很好的，想不到從此再不能跟他相見了！

夏丐尊這名字，在臺灣也許有不少人覺得十分生疏；但在國內，凡是受過國民教育的人，差不多沒有一人不知道這位先生的。因為他翻譯的「愛的教育」，幾乎成爲高小學生的課外必讀書；他主編的「中學生」雜誌，久已爲每個中等學生所愛讀；他又在浙江第一師範和長沙師範學校當過多年的教師，爲全體學生信仰的中心。他的學生裡面，有許多早已成爲國內數一數二的學者，祇就在臺灣者來說，像曾經代理臺灣大學校長的陳建功先生，博物館長陳兼善先生，曾任教材編輯委員主任委員的朱文叔先生，和新任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先生，都是他的高足。這些學生，對於這位老師，到現在還是心悅誠服，一提到他，沒有不肅然起敬的。

可是，他的名字雖然有許多人知道，却很容易被人讀錯。因爲那一個「丐」字太和乞丐的「丐」字相近了，祇差着右邊一小畫跟下面一直的連和不連，所以往往被錯讀爲夏丐尊先生。其實這一個「丐」字雖然很生疏，但麪粉的「麪」，顧問的「問」，河水的「河」，都從這「丐」字得音，所以「丐」「麪」「問」「河」四個字的聲音是同一的，和丐字的聲音却差得很遠。夏先生爲什麼要用這樣冷僻的字做他的名字呢？你以爲至少他的性情一定有點怪僻吧？

夏先生單名鑄，原來的號是勉旃，因爲單名稱呼不便，所以就以號

出名。他的改名，是在前清豫備立憲的時候。那時各省初辦選舉，他正在浙江第一師範教書，許多人想選他做省議員。他厭惡那種假面具的立憲，深怕當選，所以豫先在選民冊上填了和勉旃兩字聲音相近的丐尊，這樣一來，寫選舉票的人，都把「丐」字寫成「丐」，他的票便全成廢票了。

知道了這名字的來歷，我們便可以明瞭他這人的性格。他始終厭惡政治，從來沒有加入政治團體或任何黨派，祇把教育當做他的終身事業。他的祖上都是經商的，可稱得是素封之家。從他祖父故世以後，家道漸漸的中落。他從小就很聰明，八股文做得很好，在十六歲上，就做了縣學生員，即普通所謂秀才。那時正值大閩變法維新的當兒，他知道八股文沒有出息，第二年就進新式學校，後來又想到日本去留學。但是家庭裡不能供給他的學費，祇得向親戚借了錢出去。他在日本學的是染織工業，不到兩年，他的錢沒有了，祇得輟學回國。因爲他的日語非常流利，那時浙江兩級師範請了一位日本教師，正需要一位翻譯，就請他去充任。這兩級師範後來便改爲浙江第一師範。他在學校裡，看到學生的國文程度太差，以爲這是國文教師的不行，就自己奮勇願意充任國文教師。果然，經過他的改進，一般學生的國文程度都相當的提高了。他鼓勵學生寫作，向報章雜誌投稿，被發表的很多，學生寫作的興趣便愈加濃厚。他又提倡思想自由，勸學生多看新書和各種刊物，五四運動前後，新思潮的發揚，北方推北京大學，南方却推浙江一師，夏先生和現任臺灣省公署顧問沈仲九先生，已故教

育次長劉大白先生等，被稱爲浙江一師的四大金剛。

因爲這樣，就惹起了許多守舊的頑固分子的嫉忌和反對。那時一師的學生施存統——就是新近在重慶滄白堂被毆受傷的施復亮先生，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非孝論」，於是大受舊派的攻擊，說一師學生的思想過激，都是教師和校長的責任。四大金剛和校長經亨頤先生，終於被攆走了。

經先生和夏先生，同是浙江上虞人。那時上虞有一位富翁陳春蘭先生，由私人出資創辦了一所春暉小學，後來又擴充爲中學，在上虞的鄉間白馬湖地方，新造校舍，羅致許多有名的教師，規模相當宏大。經先生就任了春暉中學的校長，夏先生也被聘爲教師。他覺得那裏環境很好，就在學校近旁造了一所平房，想終老是鄉。當時他還有一種理想，要把春暉造成全國的模範中學，招致多數有名的學者，一面教育青年，一面研究學問，從事著作，每個教師的教授時間定得很少，薪水定得很低，用著作的稿費和版稅來做生活的補助。被他這種理想鼓動的人，頗屬不少。因此那時的春暉中學，稱爲浙江著名的優良學校。後來因爲經先生改變興趣，從事政治活動，和他的意見不合，終於使得他離開了春暉。

離開春暉以後，和他抱同志的匡互生，周爲群，劉薰宇諸先生，便主張自己來動手創辦一所學校，完成他們的理想。這就是後來的「立達學園」。他們用自己的錢，自己的力量，在上海把學校創辦起來。每個教職員，都是他們的同志；每人都不辭勞瘁，把自己所能做的事盡力的做，自己所能擔任的功課盡量的教；各人都不支薪水，一律每月祇取零用費二十元。他們所以不稱學校而稱「學園」，是要把它作爲學生自由的園地，不受一切學校規程的拘束。最初是在上海市內租屋的，不上二年，他們就盡力設法，在上海近郊的江灣租了一塊地，建築起一所宏大的校舍。後來又在真茹設備了一個農場。這校舍和農場，在一二八的時候，被破壞了不少，到八一三以後，却全部被毀

了。

每人二十元的零用，是不够生活的；他們又都是窮朋友，平日全靠薪水的收入來維持一家的生活。所以除了立達之外，他們白天都要兼任別的學校的功課，夜間都要寫文章，靠稿費的收入。然而他們並不覺得辛苦，看到學生的日益增多，學園的日益發達，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埋頭工作。

那時夏先生兼任國立暨南大學的文學院長和開明書店「一般」雜誌的主編。他一個人住在上海，每天要跑到江灣，跑到真茹，夜裡又要替雜誌寫文章，沒有一刻的閒暇。後來開明書店改組公司，他被任爲書店的編輯所長，在他主持之下，創辦了一個「中學生」雜誌。爲了這雜誌，他絞盡了不少的心血；每期都是自己擬定了題目，約人寫文章。雜誌出來不到一年，銷行數就到了兩三萬以上。每一個讀者寫信給他，他都要親自回答；所有的讀者，他都看作自己的親子弟；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像求學，就業，婚姻，以及其他一切的疑難，他都要設身處地，替他們想得非常周到，諱諱不倦的告訴他們，因此所有的讀者，都把他看做他們的慈父。這時候，他已經不是一所學校裡幾百學生的老師，而是全國幾萬學生的導師了！

八一三戰事發生，開明書店的廠房，全部被燬，中學生雜誌也不得不被迫停刊。開明書店的同人，大部分都流遷到內地，在後方從事工作。他因爲一向怕出門。更加年老多病，不能離開上海。他一面替開明編輯字典，同時在私立南屏女子中學擔任國文教師。在前年的十二月，竟被日本憲兵部拘去，整整的關了十天，也不知是什麼緣故。

他的身體一向是很健的。一二八以後，他的愛女吉子夭折，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精神就顯得衰弱，到了八一三以後，因爲環境的惡劣和生活的困苦，他常常是憤怒，抑鬱，身體和精神都日漸衰老。日本憲兵部的拘囚，更給他一個大的打擊。去年春間，患肋膜炎症，經愛克斯光的檢驗，更發覺有肺結核的徵象。他一向不十分相信醫藥，

所以並不注意療治。大家都以為像他這樣的年齡，肺結核對於他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不料不到一年，終於因這病去世了。

他生平唯一要好的朋友是弘一法師，就是浙江一師的同事李叔同先生。出家以後，他們仍然常常往還。他並且在白馬湖替弘一法師造了一所晚晴山房，要想請他永久住在那里。但住不多久，終於雲遊到別處去，後來在廈門圓寂。因了這因緣，所以他也常常看佛經，對於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但也並不發生信仰。祇是臨終的時候，他叫家人替他在旁念佛，不許哭泣，遺囑並命依佛教儀式火化。這可說是他受了弘一法師的影響。

他逝世後，靈柩就移到法藏寺，於五月十二日火化，由高僧芝峯法師學火。現在就抄芝峯法師的舉火法語作爲結束：

昔香嚴禪師有云，「去年窮，非爲窮，尚有卓錐之地；今年窮，方爲窮，卓錐也無。」見得古人怎樣於生死堅牢大地，拔除情根，斬斷葛藤處，顯露一物無依底本地風光來。夏丏尊居士，六十一年來，於生死岸頭，雖未顯出怎樣出格伎倆，但自家一段風光，常躍然在目。豎起撐天脊骨，腳踏實地，本着己靈，刊落浮華，露堂堂地驥直行去。貧於身而不諧富，雄於智而不傲物，信仰古佛而非佞佛，緬懷出世而非厭世，絕去虛偽，全無迂曲。使強暴者失其威，奸貪者有以媿，怯者立，愚者智，不唯風規今日之人世，實默契乎上乘之教法。雖然如是，這仍落在第二段門頭邊事。今者於末後關頭，更進逼一步，在無言說，無表示中，向諸有緣眷屬親友說法。恐諸公祇食天土月，失却掌中珠，特囑山僧代爲拈出，完成這則公案。但山僧到了者般田地如何舉揚呢！

莫道丐翁寒骨硬

今朝硬骨已成灰

涅槃生死兩無著

活火光中絕去來

附夏先生著譯書目：

平屋雜文

文章作法（劉蘋宇先生合著）

- | | |
|----------------|---------------|
| 文心（葉紹鈞先生合著） | 文章講話（葉紹鈞先生合著） |
| 閱讀與寫作（葉紹鈞先生合著） | 夏氏字典（在印刷中） |
| 國木田獨步集 | 愛的教育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綱被 |
| 近代的戀愛觀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近代的戀愛觀 |
| 女性中心說 | 續愛的教育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民智書局出版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近代的戀愛觀 |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女性中心說 |
| 民智書局出版 | 續愛的教育 |
|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 國木田獨步集 |
| 芥川龍之介集（魯迅等合譯） | |